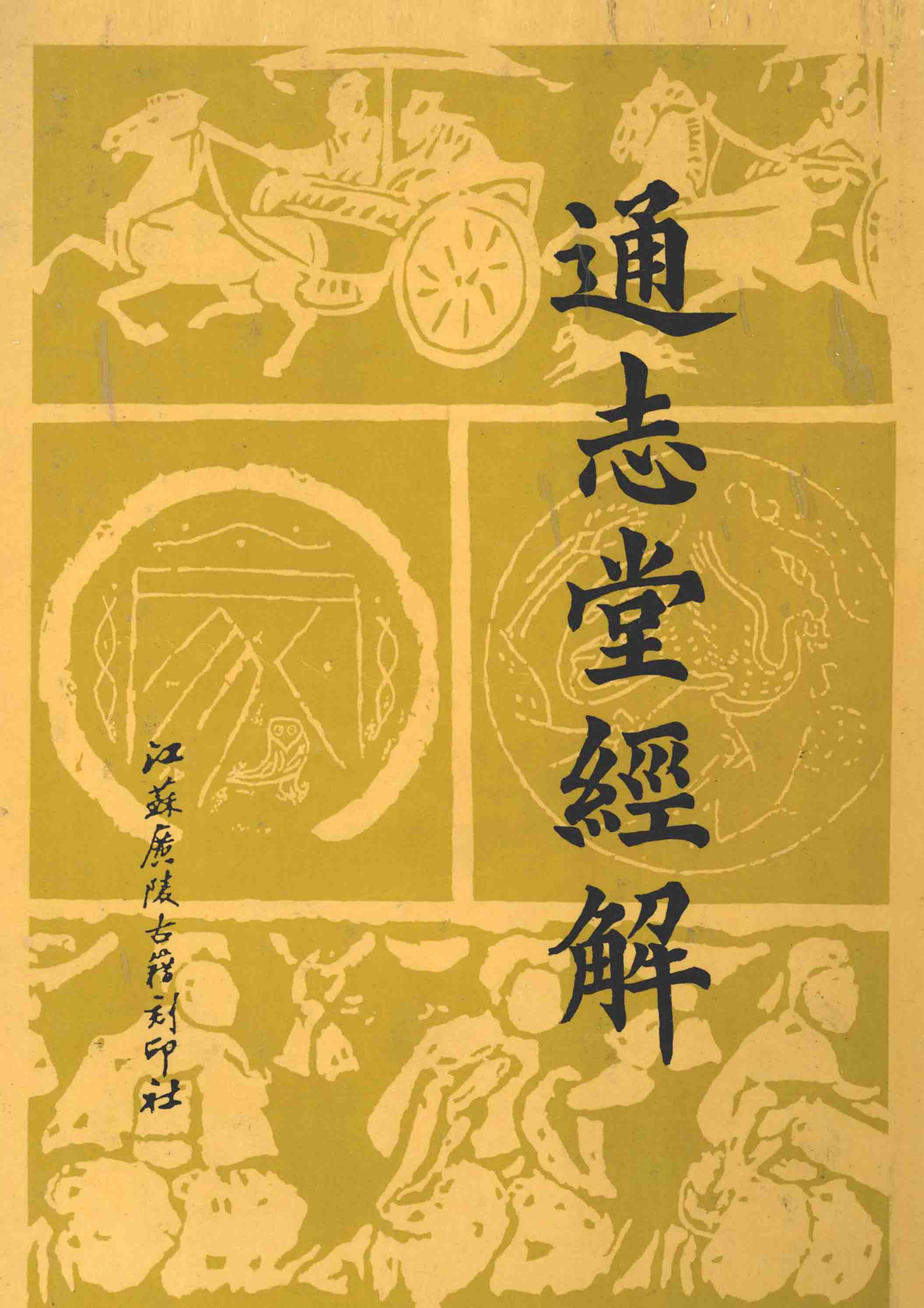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0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春秋通說序

經筵講讀奏狀

春秋者聖人欲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敬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敬事褒貶之述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也其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實非此而彼破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卑門師授襲陋仍從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枚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諸於類例之疑渾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欲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為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敬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素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吾國之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遇人憂所以返天常也霸國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憂焉至於春秋之陵中國臣子之奸若父關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詞敬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

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為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為臣子為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齊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常駐於舊說如手焚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敬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殺曰葬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左丘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為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其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受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前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致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抵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為斷上以仲仲尼之志難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炎序

聖問學日新
經幄就將席間寒暑臣等猥以春秋舊業叨塵誦說之責深懼寡識闕聞不究終始無以昭明懲勸上裨聖覽伏見温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為之說經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為褒貶足杜擬僭允為潛心吉州布衣龍溪會粹經傳刊別其條治亂與衰本末該貫詳以已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二臣於經可謂勤矣而著述亦多可稱楚弗復仲俱老岸布臣等執經入侍心有愧焉竊知二臣已嘗繕寫其書裝潢申進伏望聖慈覽垂乙夜之覽或降付後省更加閱視始有可采既以寵光庶幾科舉之外士之窮經為古者不至於遐遺其於作人之造風厲多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端平三年七月 日

朝請大夫權尚書權都侍郎兼侍講臣游 伯
朝請大夫權尚書權都侍郎兼侍講臣游 伯
朝請大夫權尚書權都侍郎兼侍講臣游 伯

永嘉黃仲炎若晦

微
進春秋通說表

臣等交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

烈祖崇尚斯文

仁宗命昌朝侍講於

通英曰監戒而不諱

而廟置安國進解於

座右謂喜學以無忘至若

咨輔弼以收三傳之異同又如因

答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

先朝極討論之意所惜儒臣寡敢暢之功厥理未彰

茲學幾廢尤願屬情之

上哲丕承宏遠之

前基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聖之修麟經猶禹功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易臻

九牧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即當時之

事實爲異代之鑒觀昭示燎原貴防曲突顧瞻

折軸宜重後轍雖仍舊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

用全教戒體極謹嚴自專門雖褒貶以論經使

後世是非而難辨近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爲

戲傳聖人之言因欲獻諫於今遂亦虛美於古

晉重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世

子外附諸侯成嘉其存王室之正統南宮較藝

首選在廷下國從風流弊甚矣獎崇功利誇譽

詐推顧此時師友之染濡其能擇善占他日臣

工之獻替必至又嘉臣肄舉業而同功抱道經

而永慨潛心十於課業一編遠稽孟子之書追

酌朱熹之論務陳理要痛煎蕪繁鳴世儒寡和

之音聞衆傳多岐之砥柱名通說頗異舊聞懼

微命之填溝致此書之覆瓿僭塵

聞燕期廣

緝熙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躬履大難

作新庶政

聞一善而川決

明四目以

天臨賢路亨通修今日雲龍之會

經惟啓沃憂昔時仗馬之瘖

日月就將

海澤浸潤

睦洙泗編年之旨尚闕申明

念草莽故古之勤倘垂

乙覽

察三霸之駸而

宅心至正

居一王之尊而

立志自強

睹喪敗起於佳兵則

安靖以輯福

推災異由於失德則

兢省以導和刻摘祭臺深虞侈欲取田納鼎永戢

食風中國威則何懼荆蠻戎狄之馮陵家道正

則必無仲子文姜之憤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

物情紛錯之弊郊寧嘗椅之經朝聘會盟之節

皆可因文以攷引類而知息邪說放淫辭庶見

仲尼之志

求多聞克永世用增

列聖之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繕寫前件春秋通說成若干

冊冀封隨表繳

進以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等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春秋通說卷第一

永嘉黃仲炎若晦

隱公

元年

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

曰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

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點周而王魯

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

不得自稱元年於其國是亦豈然哉歲書稱月正

元曰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爲元者從古以然

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內之人稱

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內則所記生

子者書於閭史閭猶有書況國子魯莊公如齊觀

社曹劌諫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

君不舉矣君舉必書蓋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則周

盛時也周盛時列國已各有史矣漢荀悅亦云古

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以此觀之

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聖人述

之以紀事而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哉

春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商周之時異於夏之時也

若三代不易時則孔子不應獨取夏時也歲有四

時而春必冠焉夏后氏以建寅爲歲首則寅爲首

春矣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子爲首春矣孟于謂

秋陽以暴蒸周之秋夏之夏也七八月之間旱蓋

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春秋於成元年襄二

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春書爲周時明矣蓋周之

孟春仲春即夏之仲冬季冬也宜寒而煥故以無

冰爲異而書也若是夏時之春東風解凍豈可以

無冰爲異而繫於其下哉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

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適有所改定也胡安國

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弑而尊天子

疾大夫之偏而存諸侯憤夷狄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月竊用天子之賞罰如所謂子奪諸侯大夫之爵氏者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

王正月

元年者魯侯之元年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何言乎周之正月明諸侯奉周之正朔也夫尊爲一人統臨天下此王者之常勢天地之大義堯舜三王之所同也周自幽王失德諸侯背叛我狄因之遂墟其國逮于下王不能自振始去鄭鄆之都東徙洛邑四旁之地已入于侯國者不可復取因寡就狹僻於鄭勝於是貢賦不至而有下求朝覲不集而有下聘諸侯之大者自相雄長顧宗周幾如也至於怨而取其不怒而執其使微而請降偪而問鼎關兵於繻葛召會於河陽常勢墮而大義泯矣夫固是以習習以爲常雖有才識之士如晉叔向鄭子產齊晏嬰之倫出乎其間畢謀悉辭自爲其國不以無王室爲非也蓋至於春秋之末則又甚矣故孔子喟然嘆曰知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謂周室雖微名義未改將以道濟天下舍東周其誰哉既乃即春秋以正一王之義當是時王室已不能堪歷于諸侯諸侯已不復受朝于王室矣而書于春秋必曰王正月焉所以挈天下重微之統而還於周之王也此教行則世之爲臣子者當不以衰微喪亂而易其尊君戴土之心而僭竊之禍息矣其後諸葛亮用一隅之蜀圖興漢作庶幾仲尼存周之志也若夫周喻賈誼之徒自安於吳魏之佐非罪歟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古者不盟盟者不相信也或謂三代之俗惟周爲薄盟紐之事生於詰誓之窮蓋世變之不得不然歟曰非也世變雖下而人心之信未嘗一日不存

也在氏迷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繆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蓋于路之行誼聞於鄰國雖背叛之臣猶且信之以爲無事於盟況不爲背叛者乎以此觀之凡諸侯之交際必有待於盟者是不能爲于路而已矣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邾盟於七年書公伐邾所以見信不由中者未有不背者也三傳謂儀父者邾子克之字非也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於邾子而字之其曰邾儀父者蓋邾之大夫任政者也儀父名也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皆以父爲名也春秋之世凡不相信而後有盟不稱檀而後公及大夫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在側微象日以殺已爲事及爲天子則封象於廐而富貴之故曰仁人之於弟也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鄭莊公叔段氏所出姜氏愛段而欲立之段驕其母之私愛而不恭其兄此固莊公之所不能堪也既而段不得立而莊公立爲莊公者亦可以善處此矣奈何慈怒猶怨處段於京初不加裁制養成其惡而遂討除之使無所容於其國仁者處天倫之際果如是乎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克者勝之之辭也所以爲世之爲人兄者之戒也苟知以鄭莊爲戒則知以辟爲法矣左氏謂段不弟故不言弟非也段之不弟固無足而春秋亦未嘗以去親爲恥也若以不言弟見其不弟則有書殺父而言子知楚世子商臣之類者豈見其子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櫜

天王者代天理物之稱也宰冢宰也咺其名也仲子惠公之妾也仲子死於惠公之末年至是平王使來昭之待之以夫人也故以夫人待仲子則嫡庶亂矣以歸昭役冢宰則朝廷輕矣以天子詔諸侯而歸其妾之昭則君臣易位矣一動而三失萃焉此東周所以衰壞而春秋所由始也司馬通鑑

論周威烈始侯三晉以爲天子自壞其體不知周自壞體固已起於平王之末陵夷二百四十餘年間其紀綱法度蕩然久矣尚何責於威烈也哉春秋書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糾也宰周公也皆居冢宰之任者也然而或稱名或稱伯或稱公何也咺未賜爵而攝也糾以伯爵充止周公以三公兼也三者皆德史之實而已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不相信也春秋此年書及宋人盟十年書犂伐宋敗宋師取郕防以見世之從事於盟約而無由中之信者未有不背者也不書公微者盟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君子在位則紀綱正紀綱正則國勢重矣小人在位則紀綱壞紀綱壞則國勢輕矣故君子小人者國勢重輕所係也觀祭伯以王朝卿士而外交諸侯可謂小人之壞紀綱者矣朝廷之上用小人以壞紀綱則國勢安得而不輕哉此春秋諸侯所以無王者亦王綱有以致之也向使朝有君子守節死義爲淮南所憚如汲黯公正不私無顧外之交如朱邑以正紀綱而尊國勢則周駕雖東必可復振無諸侯僭上之禍矣春秋書祭伯來豈不可爲有國者用小人之明戒哉

公子益師卒

春秋書大夫卒有二義焉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見當時專用公族爲大夫之非明君臣之義者所謂教也明當時專用公族爲大夫者所謂戒也夫股肱之虧元首之痛也故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三月之內錫衰以居不按吉事春秋以來禮廢義薄至有卿喪未葬而君舉樂如晉平公者矣故春秋卿大夫卒必書之惟載賊出奔與夫黜免者則不書所以重人臣之終明君臣之義也若夫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卿大夫蓋以賢選也春秋列國

之大夫惟取公族甚者如魯三桓之子孫世執國政不復以賢選矣故春秋書公子公弟公孫叔仲季孫卒無他姓者所以見魯專用公族爲大夫之非也使後之人君行其所教則遇臣有恩當不以土芥火馬視其臣矣用其所戒則任官惟賢當不以天位私於公族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衣冠禮樂之所存也蠻夷戎狄近於禽獸不得與中國齒矣治古聖人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者非特人事亦天理也自周道衰王國無采薇之政諸侯無費誓之規於是蠻夷戎狄之禍交肆於中國畢習苟安僥倖非頻衣冠禮樂有不論胥於禽獸之俗者幾希矣故春秋書會戎會狄會吳會楚者皆所以疾華戎之無辨爲後世戒也戎氏種或云徐州之戎

夏五月皆人入向

入者以兵據其國都也左氏載定四年吳入郢吳子以莊麇官是以兵據其國都也春秋紀兵之形十有二侵伐圍入戰敗遷滅襲取城追其事雖不同然爲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者罪一而已皆人娶于向姜不安其室而歸故皆人入向以姜氏還親向姜之不安其室是皆子不能正家道不行於妻子也不知自反而怒其姻國以兵入據之向之民何罪焉故書曰皆人入向忿兵也不能正家反己之所爲也

無駭帥師入極

觀左氏載隱四年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隱之不制其大夫可知矣然則無駭入極之師亦豈其君之命也哉春秋書無駭帥師聲帥師以見君弱臣強之禍此其始也書其事即見其罪矣不以去氏族爲貶也三傳皆以去氏族爲貶非矣聲它日

弑隱公罪不容於死而得稱公子者豈無貶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戎盟於七年書戎伐凡伯以歸所以著戎狄不可以盟誓結也唐渾瑊與吐蕃會盟而柳渾計其必叛豈非有見於春秋之教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裂繻來逆女見紀侯之不親迎也伯姬歸于紀見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也紀侯之不親迎是紀侯失夫之義也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是伯姬失婦之節也王通氏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紀于帛皆于盟于密

說紀于帛者一曰紀于君也帛其名也一曰裂繻之字也以書法攷之若是紀君之名則皆子何以不名若以爲裂繻之字則大夫不當加君蓋紀子者紀君也帛文誤爾或曰紀侯也何以稱子曰滕侯也而亦稱子蓋時王黜之爾

十有一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稱薨稱小君尊之也尊夫人者尊君之敵也子氏者何也穀梁子謂隱妻是也蓋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齊是隱所娶猶宋女也春秋於隱元年書仲子必繫之惠公所以別夫人子氏之爲隱妻也文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其明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蓋死而後贈含之也隱元年王使宰嚭歸仲子則則是隱元年之前而仲子既死非今之子氏明矣左氏因誤以今之夫人子氏薨爲仲子薨遂以前年歸贈爲豫凶事不亦誣哉平王雖昏弱亦何至歸贈於未死之人乎必無是也夫人薨不地明有常所也子氏之不書葬何也隱有遜桓之志不以成禮葬其妻也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世周道陵遲王綱圯壞於是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故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以明王者失道所致也可無畏哉何休以爲日有食之應一國一臣之事謬矣夫日光虧奪所關者大非君天下者何以當之李尋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物同畧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七光豈爲一國一臣之應哉善乎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詔曰朕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令二三執政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此蓋庶幾春秋之義也若夫宣帝以五鳳四年日食歸咎於楊惲而誅之不亦何休之謬哉杜預以爲日食忌正陽之月尤非也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譬奏鼓雷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月也未嘗不以爲忌也詩十月之交朝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而詩人醜之亦豈不以爲忌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卿也書尹氏卒明世王卿也案尹氏自宣王幽王之時已居大臣之位故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祚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至此當一再世而又告衰于魯故此年書尹氏卒其後昭公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執東周之政也夫執政大臣國命所寄不能公選天下之賢而使尹氏得世居之蓋其間必有弗克象賢者以壞法亂政此東周所以衰微也不惟周也魯三桓晉六卿齊崔氏陳氏皆世其官以執國政卒成僭逆之禍春秋備書其事爲有國者之戒嚴矣哉

秋武氏子來求購

莊十五年家父來求車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何

也古者君在亮陰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平王崩桓王方立冢宰攝行軍國之事故不得以王命書也禮喪無求聘天子乎以天子不能治喪而求聘於諸侯以諸侯不能聘天子之喪而待於求君臣之義胥廢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生相往來死相赴弔有朋友之義焉故春秋書外諸侯卒葬以見其恩且明易代也內曰薨外曰卒非異之也外諸侯薨而以卒赴者自執卑禮也故魯史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書弑逆之事不徒正名定罪而已蓋使後世為君父者明其為禍之慘而謹戒之務絕其萌焉爾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左氏載衛州吁有寵於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而弗聽既而立桓公故州吁弑桓而代之立桓之見弑由莊之不早辨也驕其子而不教恣其弄兵而不禁雖惡物醜類天稟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為人君父者可不戒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邂逅相會於道途之間者也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今人之情也何以書曰古者諸侯行役以王事故不以相遇為非春秋諸侯行役以私謀故以相遇為罪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阻兵而修怨則伐鄭者衛爾而首宋公者推宋公主兵且序爵也衛有弑逆之惡諸侯不加討而反助其逞兵是黨逆也黨逆之君有不導其臣以逆者鮮矣他日宋督之禍非非於此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帥師助衛翬黨逆也黨逆之臣必自為逆者也他日寤氏之變非非於此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在上則天下弑逆之賊而不能討也於是衛齊之臣子憤而討之以見天子之失刑也然州吁弑而卒殺於衛無知弑而卒殺於齊以見世雖喪亂而弑逆之人猶無所容其身也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公子晉者非有天子之命先君之傳徒以衛人推而立之故衛人立晉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者大亂之道也後世如唐肅宗以平盧節度使卒遣使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方鎮廢立出於士卒非衛人立晉之類乎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魚者射魚也何以知其射魚也觀左氏載臧伯之諫其專及於蒐田猶狩治兵振旅未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此知其為射魚也隱於當時必驅役兵徒達于棠之地如韓愈氏驅鰐魚文所謂運才技吏民操強弓毒矢與鰐魚從事者是也然韓子志於除害而棠之役何為哉恣情縱欲極於樂而已矣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候大魚出而射之漢武帝自尋陽親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為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官

晉武帝追崇庶母宣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臧淑建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遂稱夫人經言考官若配食忠廟則官無緣別禁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于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太宗之廟義同春秋又漢立廢於陵其制非古宜遠準春秋考官之義別建殿廟議者從之蓋臧淑

之論雖明庶母不得附廟然以仲子成風遂稱夫人與考官為禮則誣春秋矣春秋妻母之稱夫人者自成風始蓋上僭也仲子未嘗稱夫人也仲子之不稱夫人者是隱公猶不敢以夫人稱妾母也隱公不敢以夫人稱妾母而亦不敢以妾母附姑於是別官以祭之自以為得禮矣不知妾母之子為君則得立別廟子祭孫止仲子雖是桓公之母然在隱公時桓未為君豈得築官以祀之哉今隱公考仲子之官而用備樂焉是猶僭夫人也臧蕡之議但當官庶母於禮不相廟不必以春秋書考官為得禮可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人主溺於聲妾之愛如宋武帝為宣貴妃立廟都中亦以為春秋所與豈不可恨也哉

初獻六羽

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借用八佾今始殺而用六也雖始殺而用六然薦之仲子之官則借樂且六羽之殺止於仲子之官而羣公之廟借樂如故也何以知羣公之借如故也子家羣昭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是知羣公之借如故也

邾人鄭人伐宋

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註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此四種皆蝗也觀漢循吏治民有道墾不入境則知蝗之為災非不道所致乎夫民火耕水耨終歲作苦禾稼垂成而蟲蝗敗之則饑饉流亡之禍至矣此春秋所以書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強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有所輸也妻送財幣之辭也如左氏載晉饒秦輸之粟是也鄭人厚財幣以求平於魯故曰輸

平輸平者蓋釋怨爭爲和好也釋怨爭爲和好美意也何以書蓋鄭方仇宋而求得志焉國視列國如魯之望者可與爲援而不可與也來輸平而非誠於爲遷善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古者天子合諸侯故謂之會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是也春秋諸侯始私相會盟矣蓋上借也

秋七月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內女爲諸侯之嫡夫人者則書其歸餘姬婦不書也伯姬歸于紀則既爲嫡夫人矣叔姬婦何以書蓋魯不以叔姬爲伯姬之嫡而以紀夫人之禮歸之紀侯亦不以叔姬爲嫡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平伯曰內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滕侯卒

春秋於外諸侯卒凡赴告無大小悉書之一視同仁之義也左氏謂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之以名趙子非之曰豈有君薨在賓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其君父之名哉又曰凡諸侯同盟名於策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得而紀此說得之致諸春秋凡十人卒不書名皆當時並無朝會聘告事迹以不知其名而餘皆有往來事迹則知而名之然亦不必同盟但往來亦書名也或曰成二年公及秦人盟而十四年秦伯卒不名十三年公會滕人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何也曰是與其大夫會盟爾非其君也非其君猶不知其名也

夏城中丘

易稱設險守國而城中丘何以書蓋城郭溝池雖有固者所必有而非古人所恃以爲固者也楚子囊城郢池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平守在諸侯諸侯守

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謹其四竟結其四援民御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北魏朝羣臣請增京城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句基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故楚不以城郢而安魏不以城小而危是知春秋諸侯不修德政以爲結人心之本而區區倚城郭溝池爲固輕用民力者皆非也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識此說得之矣知近世城築之患抑有甚焉者守牧之官類以治城郭爲能事往往悉取辦於民力而督於人曰吾能不費縣官而了此役也是以城堞雖美而政無以得民其不資寇者幸爾然則春秋之教其可以不明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禮緣人情則諸侯之交於鄰國宜有往來聘問之禮也齊使弟年來聘何以書左氏云結艾之盟也蓋爲鄭人植黨以仇宋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王使至魯而伐之是伐秋無中國也戎伐王使而魯不救是諸侯無天子也戎伐無中國諸侯無天子此所以爲東周之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

春秋諸侯相伐取地者多有之矣未有捐地以與人者也捐地與人以德爭利之習聖人必與也鄭伯使宛來歸柩何以書惡諂也蓋鄭方有宋之爭而求得志焉顧已力之不能逞也則資魯以助之懼魯之不盡力也則歸柩以餌之魯受今日之餌則他日爲己役者宜不得辭焉此其用術殆與晉獻公以璧馬賂虞而假道伐虢者不異也然晉之力足以亡虢而取虞鄭之力不足以亡宋而取

庚寅我入枋非其所有而取之非義已受人餌已而不知人之將役已非智已庚寅我入枋豈復有羞惡是非之心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春秋之初有三國相與私盟而後有諸侯之參盟有諸侯之參盟而有諸侯之羣盟諸侯羣盟則天下有霸而無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言人者大夫也

癸亥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據周禮有天子聘問諸侯之禮而與諸記傳不合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也左氏載晉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蓋聘朝者皆諸侯事天子之禮商戴禮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亦是使諸侯交聘而非天子聘諸侯也當周之盛時諸侯未相吞併而四方之國固多矣若如周禮所得天子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頑以除邦國之患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災則頻歲之間當盡出王朝之士使奔走於四方亦恐不暇給也又案左氏傳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蓋膳焉者即歸服也王室歸服乃是賓先代之特禮豈例用於諸侯哉舉此一事他可知已漢承秦滅學之後五經立博士皆有師授獨周禮晚出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

建立其間容有可疑者故不得不以諸傳記爲定也或謂古者天子尚有聘士之禮如漢世用羔鴈元纁蒲輪玉帛下聘巖穴之布韋者況諸侯乎曰不然此爲有道者屈故以特禮聘召之非以時聘問也當春秋之世諸侯僭禮竊權蔑視王室縱不能討而反加聘問焉以上諸下亂之道也故書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盛陽之月雷雨既動而雨雲若凝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謬甚矣春秋書之以明當時人事乖戾皇之不極至於干陰陽而召災異者如此其影響也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挾卒無駭疊挾之不稱族氏何也趙子曰隱不爵命大夫是也或謂隱桓之世大夫多不稱族氏蓋未命於天子者也未命者猶有待於命也莊以後大夫皆世爲之不待命於天子而稱族氏矣不知隱桓之時亦豈待天子之命耶

夏城卽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鄆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魯之君臣悉力以翦宋者蓋爲鄭役也爲鄭役者蓋爲鄭人歸祔之利也

卒未取鄆卒已取防左氏工於載事而謬於釋經其敘鄆師入鄆卒未歸于我庚辰鄆師入防卒已歸于我未爲不得其實至謂鄆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食其土以勞王爵爲得正之體何其無識之甚哉鄆莊者當時諸侯之至義顯者也爲王卿士而際王室之衰偏視侯國如齊魯宋衛之君皆庸瑣不足以有爲也於是奮其詐力陰有霸諸侯之志方宋人伐鄆圍長葛而取之鄆莊乃待之以不校豈真不校也哉正

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斂其翼當不校之時莫非深爲計之日也故其始以枋田餽魯而魯輒附之因魯連齊而後用師于宋以洩已忿焉於王命乎何有既敗宋師而求逞其所大欲者未已也於是又取宋二邑以與魯捨人之有而爲己惠既以報魯又將以終役魯商其與晉文公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使之納賂於齊秦而藉以濟城濮之師者同一詭道也春秋方惡其誦而左氏乃以正之體稱之豈不悖哉然春秋不書鄆師防而以魯自取爲文者明魯隱之貪也貪得於外而不知喪身之禍伏於蕭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鄆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鄆伯伐取之宋殤不懲其敗而興伐戴之師鄆莊必乘其敵而收取戴之利蓋成宋殤之禍者在好兵稔鄆莊之惡者在用諸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鄆伐宋入鄆入許皆鄆爲謀主而書首齊者鄆推齊至矣也十有二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古者諸侯有因相見無私相朝何謂因相見古者諸侯旅見于京師與羣至于方岳行役以王事而因得以相見也自周轍既東天子無巡守方岳之事諸侯無朝覲京師之禮於是弱爲強所制小爲大所役而後有私相朝者矣如魯之類弱於齊晉則畏事齊晉而朝齊晉滕薛杞邾之類弱於魯則畏事魯而朝魯故春秋書諸侯來朝與公如他國者皆所以見其慢上行私非禮焉爾三傳妄以諸侯相朝爲得禮而世儒多從之不知諸侯之職爲天子守民社者也享有天王在上而諸侯非奉王命而荒棄民社以朝事敵已之國哉

夏公會鄆伯于時求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鄆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載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校之矣羽父懼反謂公於桓公而弑之蓋隱之禍隱之自取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亂臣賊子譬諸蝮蛇無往而不螫也人望而疾之豈必其螫已哉隱有避桓之志而輩請殺之絕人兄弟之親此其用謀何滅螫勢使隱公於此亟謀誅輩而遜國於桓則雖夷齊之讓無以加矣不知慮此而坐遭反噬故曰隱之禍隱之自取也蘇軾氏引秦氏論此謂李斯間趙高廢立之謀非其本意初懼蒙恬之奪其權故勉而聽高使斯間趙高之言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有德於扶蘇豈有既哉何蒙恬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信矣隱之縱輩猶斯之聽高也而皆不免焉故太史公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此之謂也爲內諱故不言弑明臣子之義猶悼其君父而不忍言也然不曰弑于某寢某宮則弑自見矣其不書葬者公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蔡景祥悼弑而賊未討皆書葬也蓋不書葬有二或仇人當國或國內亂不以禮葬之與在外之國方有憂雖葬而不暇赴故不書爾隱之不書葬仇人當國不以禮葬之也是皆撫其實而已矣

春秋通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春秋通說卷第二

永嘉黃仲炎 若晦

恒公

元年春王正月

古者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君喪在殯綠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為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弒君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魯史載之故孔子述之為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而下皆由之雖漢安帝繼殯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為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元年十月上德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為太平興國元年異乎逾年改元之義蓋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薛居正沈倫虛多遜輩不放諸春秋也哉

公即位

書公即位言非禮也古者舊君既歿嗣子必以君命即位於柩前如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誥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蓋君臣父子之義於此兩得焉即王者之事可以知諸侯之事矣魯之隱莊閔僖成襄皆合此禮故春秋不復以即位書之若夫桓文宣成昭既於君薨之日立為君矣又復於明年歲首行即位之禮以誇於眾執喪而冕此春秋所以書也三傳者不得其說妄以為攝不書文姜出不書亂故不書公出不書是何多岐也又謂繼故不書繼正則舊之至於繼故而書者則曰此成其志焉爾既以書為善又以書為惡使觀春秋者何所改信哉故曰例窮而無以通之而曲為之解是也胡氏亦惑於其說謂國君逾年改元而後行即位之禮何其末之思也夫即位與改元事體不同國不可曠時無君豈待逾年也哉如己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相去纔九日爾若君薨嗣君未立必待逾年改元之後

則何以繫民人之望絕窺伺之萌哉至疑喪服不可入廟則以為家宰攝行朱氏因之又為權宜借吉之說皆失之矣

三月公會鄆伯于垂

陳常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明上無天子而天下有弒逆之賊而列國之君大夫皆有所當憤疾而討之也夫皆有所容於世而其禍息矣惟當時列國之君不惟不能疾之又為其黨與以成之如鄆莊會于垂以定魯桓四國會于稷以立宋督而後亂臣賊子之禍始接踵於天下矣故春秋書公會鄆伯于垂公會齊侯陳侯鄆伯于稷以成宋亂明當逆之罪以教天下後世治亂臣賊子之獄者必治其黨也治其黨則為惡者孤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鄆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鄆伯盟于越

許田者許之田猶言郊田非魯之舊也魯隱末年從齊鄆入許得是田於許邑春秋雖不書魯取許田而書鄆假許田于魯者則知許田非魯有而魯取之許明矣然許鄆之鄰也鄆之欲許田尤急於魯之欲許田也當魯隱為鄆莊所創惡力以佐其兵鋒故許田入魯而鄆不敢爭也今鄆莊因魯而有篡立之事知其情勢危殆而可以撼動之也遂持璧以假之而婉致其直取之意於是魯不敢靳焉此可以見鄆莊謀利之巧又以其黨桓之惡者由有所利而為之也其盟于越者中固假田之約也

秋大水

春秋於水旱螽螟雨雹凶饑之變悉書者所以謹天戒憂民生著人事乖戾所致明有國者所不當諱隱也此義行則為人君者必有引咎自責側身修行如殷湯周宣者矣必有稱朕過失詔羣臣議如漢文帝者矣為人臣者必有取四方水旱災憂

入奏言之如魏相之於宣帝李公沆之於真宗者矣若夫人君以災變為諱而不樂於聽聞人臣揣摩君意而不敢以聞於是姦諂之術行欺誑之害起或天下水旱而曰不為災或海內蟲蝗而曰不傷稼或謂聖德已至而天變不足懼或謂氣數偶爾而非人事所關遂使弊政不除黎元受害者豈非不講春秋之罪哉淫雨不止則為大水漢儒多以為至陰之沴殺氣之應也而蘇軾氏則謂陽極為水縣政事緩弱所致蓋以春夏川澤洋溢秋冬水脉收縮見之是皆未為的要之政事失中即干陰陽之和而致旱乾水溢之變不必泥一方之說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荀子有云肉腐生蠹魚枯招蠹自古人君受亂臣賊子之禍者未有無其故者也左氏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於是殺孔父而弒殤公由此觀之殤公之禍蓋在於屢戰而民不堪命者為之故也夫數戰則疲民阻兵則失眾計其屢戰之時國人苦之行者死於鋒鏑居者斂於誅求肝腦塗地六親不能以相保必有疾視其上者矣此督所以得肆其逆也故書曰宋督弒其君以為兵火弗戢之戒明矣孔父與夷之傳也位為大臣職主兵事當亟亟戢民之日不能諫正其君遂使督借以聲衆歸罪於已而殺之以及其君故以不能諫正其君則不忠以不能先覺其亂則不智不忠不智其殺身禍君宜也公羊子乃以賢目之豈不謬哉苟以孔父為賢則凡敗亂其國之臣卒死於敗亂者皆賢矣胡氏輩公羊之說至以孔父比漢汲黯孔融蓋未之思爾夫猛獸在山榛藿為之不採朝有君子固姦邪所憚而不敢乘

也若使不免為姦邪所乘則無貴乎君子矣汲直在漢淮南竊謀此豈孔父所能望哉孔融仕於垂亡之漢權位不足以行其志當曹操雄竄兵柄在手征伐四克羽翼成孔融雖有忠憤之心而不得施者勢也豈若孔父身居要職而不能格其君之非使至於亂哉蓋孔父之罪當與從君於昏死於私暱者同科而以此肩於正直忠良之士失之甚矣

滕子來朝

先儒論滕侯爵而書于凡有數說一曰以其朝莒逆之魯桓故貶而書于不知春秋凡書外國來朝魯桓者即明其黨惡之罪不待降爵也苟以降爵為貶則凡不降爵者皆無貶乎鄭伯會桓而猶爵以伯也何後朝桓而猶爵以侯也何滕之獨見削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者豈聖人因罪滕子之朝桓遂降其子孫而不教耶一曰去公侯之爵而從子男者殺貢賦也如平丘之盟鄭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慍不給也是亦不然當時五等爵貢在人耳目者實不可掩如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亦其實不可爾豈得實為公侯之爵而自貶以從伯子男之貢其誰信之且晉以霸強誅求小國故小國爭承貢賦以求殺焉固其宜也今滕於魯皆列國爾雖滕小於魯畏而朝之亦何至爭承貢賦如事霸國者而自降其爵哉關此二說則知杜預云侯降而子為時王所黜者蓋得之矣或謂周室衰弱豈能黜諸侯不知周之失政正在此爾王朝刑罰不能略施於強大之邦而區區用於杞滕之小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以見吐剛而茹柔畏強禦而侮鰥寡者非王政也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公會鄭伯于垂葢鄭成魯亂也而不書成亂非諱之也既書公會即知其為成魯亂矣稷之會宋不與焉不特言成宋亂則無以明其所為也或曰宣

十七年晉靈公為虐之盟亦成宋亂爾襄十三年晉平公為夷儀之會亦成齊亂爾離會盟無宋齊之文何以不特舉其所為耶曰宋昭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蓋弑賊者眾而晉不能討猶有說也晉平公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莊公說是敵怨而不討亦有說也未有受賂以成宋督之亂如四國者故舉其尤者也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魯桓篡弑之賊也其黨弑逆以取賂器固其常習不足罪已而經書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者所以深悲魯先公之廟而為賂器之藏也左氏載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春秋舉魯而言則三國之得賂可知矣甚哉利賂之為害也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弑逆天下之大惡也齊陳鄭之君一蔽於利賂之欲至於叛大義黨大惡而不顧況其他乎是以自古有道之君必清心寡欲不殖貨利有道之臣必奉公潔已務絕包苴故能使朝廷清明政刑不繆不然則上下征利賂賂公行而有罪者得以賂免不賢者得以利進賞罰必至於僭濫禮義必至於消亡國家必至於危亂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鄆至會者鄭而先書蔡者序爵也于鄆鄆與會也於是制楚強強謀害中國蔡鄭鄆逼近於楚故懼而會焉當時中國惟齊為大不求以為王顧與二小國謀之此乃鄭莊自恃其瑣瑣之智既敗宋入邲取戴人許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謂人莫己若故挾蔡以誑鄭不知其力之不足而欲以長諸侯禦大患難矣孟子有言王不待大霸必有天國蓋王者以德霸者以力以德服人則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而力之所不勝則殆矣若鄭莊者無大國而求霸者歟

九月入杞

或謂隱伐邾稱公此不稱公者惡公以不正入人之國故削公以示貶也信斯言也則隱伐邾無取乎蓋春秋據實紀事其稱公者公親將也不稱公者非公親將也然其為陵虐小國之罪均爾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盟我而不致此何以致穀梁子曰危之也是不然等盟或爾危桓而不危隱其說不通矣蓋春秋之義中國與或盟也隱不致隱猶有不得已之意焉桓策勲于廟是不恥其所恥故即其實而致之也此義明則中國不得以和戎為功矣故富鄭公卿奉使契丹增幣以講好而終身恥道其事豈非有得於春秋之義哉凡公返行而策勲飲至則書否則不書

三年春正月

何休謂桓三年以後有月無王見桓無王而行也如休之說則桓元年二年書王者豈以桓為有王哉聖人正以諸侯之無王故修春秋以明尊王之義若諸侯有王則春秋可無筆矣杜預又謂周室不班歷故不稱王不知周室之衰天子不班歷諸侯不奉朔久矣使如杜之說則昭二十三年以後子朝之亂王室無君而春秋書王正月者豈亦班歷也哉胡銓氏又謂桓元年書王以端其本二年再書王以待天子之誅至是三年矣天王不能討故去王以示義抑不思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信斯說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號也不亦僭哉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洛宮壞室殺之無敵當不俟終日何待二年之後耶此皆不通之論也然則桓三年以後無王者蓋如夏五閏文爾

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以謀逆得國其初不能不懼天下之討也竊計當時周室微弱不足懼已所可懼者桀黠之卿強暴之戎大國之齊宋而已於是元年會鄭而鄭與魯二年成宋而宋與魯又於是年盟戎而戎與魯至此又成婚于齊而魯之會其自保之計可謂至密而不知上天之網終於不漏故禮成不反之禍萌於婚齊之日觀春秋書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十八年公薨于齊則知世之惡人焉可自恃其爲計之密哉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春秋非王者不言命其書齊衛晉命雖僭王也三傳以爲不盟矣使其不盟則會與遇皆不盟而曷爲以晉命書哉

六月公會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桓之謀主也桓自命爲大夫故稱公子

月齊侯送姜氏于離公會齊侯于離

齊侯越境而送女是愛之不以其道也魯侯因會

姜氏是婚之不以禮也姜氏攝魯非於此矣

有年

春秋十二公惟桓宣以不道得國宜無以致豐祥之慶然惟桓宣之世有年大有年何哉昭二十五年書有鸛鵒來巢左氏曰書所無也蓋書有以見無也桓宣之世日食大水蟲災隨略同而宣又大旱祿生冬饑者再以此觀之則桓三年書有年則他歲無年可知矣宣十八年書大有年則他歲大無年可知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田狩之義三日兵所以衛民也取物所以奉先也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狩之謂也若夫逐豎遊之樂志從禽之好至於敗德荒政病民於物者

危亡之道古人所甚戒也郎遠地也公之遠狩于郎者必逐豎遊之樂志從禽之好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聘諸侯非正也況寵篡逆者乎時桓王有討鄭之志故聘魯以求助不知寵篡逆以墮三綱刑政亡矣豈可復以討諸侯哉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鮒卒

甲戌己丑三傳皆以爲魯史舊文而孔子因之非也孔子修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並存之說不應述而不削遺無故之疑也此必聖人筆削之後俾錄者誤爾或謂甲戌下脫一所書之事然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於紀者將以襲起也小人陰險之情狀豈不可畏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求魯而不見答故復遣聘也至於使仍叔之子則又以見王朝用人之終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必由於學侯其成德達材而後用之然必四十而後

政教廢失凡公卿大夫老不堪政即使其子代之不惟不出於成德達材之彥往往不待強仕之年如武氏子仍叔子之類以乳臭之童而任邦國之政即子產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豈不繆哉此可爲後世取士用人者之戒矣

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周政敗於弱甚矣桓王一旦憤然欲振其威權以

鄭伯不朝而親將以伐之此亦有志於扶衰極敝者而伐鄭何以書曰不擇罪而致討不命將而親

征蓋妄舉躁動之師也當桓王之時魯有不道之

桓宋有不臣之督天下之罪孰有大於此者而天討不能如也聘幣之使方接踵於魯庭寵篡逆以

墮三綱不足以言王政矣鄭伯不朝罪或可略而必討之不置此謂不擇罪而致討者也天子之征諸侯也內則使卿士外則任方伯將王命以臨之

王不自征也今不忍一朝之忿挾不足倚仗之人

以天子威重而自將以伐諸侯一戰不勝而王室

益以微矣此謂不命將而親征者也不擇罪而致

討者非義不命將而親征者非謀非義非謀而欲

以威諸侯服天下不亦難哉或曰鄭小而魯宋大

者也以王之力不能治鄭則何以討魯宋之罪哉

曰陳桓殺其君孔子請討之以爲陳桓之民之

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夫陳氏厚

施於民而民從之故民之與之者半不然皆不與

爾魯桓宋督之事計其國人皆莫與之也舉國人

之所不與者而以天子之名義討之其孰曰不可

哉討當其罪則天威振而人心服矣尚何鄭伯不

朝之足怒耶惜也桓王欲振其威權而不知計之

出於此也左氏載繆葛之戰王卒大敗而春秋不

言戰明王者無敵於天下也不言敗爲王者諱也

此皆春秋尊王之教也

大雩

雩求雨之祭也何以書雩而加大雩也大雩帝用

盛樂天子之禮也魯郊用辛日雩亦用辛如昭二

十五年書上辛大雩雩又雩其爲雩上帝明矣

然則魯雩當何如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社稷山

川之在封內者諸侯祭之宜也

雩

經所載動輒之詩則知其常有也觀諸斯整整之

詩則知其常多也何以書爲災焉焉

冬州公如曹

春秋以書書公者宋公是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

公州公虞公是也此皆居王者三公之任者也左

氏載隱十一年王取郕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

忿生之田溫原緡樊州陘階懷此皆王畿之地王

朝公卿食采之邑也王朝三公食采於州故曰州公而非州國也明矣人臣之位孰如三公之尊固當與國家同其休戚今以王師敗衄于鄆則懼而如曹平安則保其位危難則逃其君勢豈人臣之義哉楚雖國亡得包胥而外援至唐雖兵亂有李勉而朝廷尊國有人焉雖喪敗之餘猶有可振起者今觀州公之事則王室何賴於若人哉宜聖人惡而書之爲萬世人之戒也左氏謂潘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所謂國危者王國爾非州國也潘于公州公姓氏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當如郭公之類簡編脫訛說者以寔爲州公豈其然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據臧僖伯所稱講事者四時之制則蒐苗獮狩三平之制則治兵振旅初無大閱之名也此書壬午大閱者得非大合國人而閱之以夸示其甲兵之盛異於講事之常制乎此可以見其好武佳兵之甚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載五年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而代之則是佗既爲君矣春秋諸侯雖以篡弑立者喻年必稱君佗既立喻年不稱君而曰陳佗何也穀梁子曰佗夫行故曰夫稱之也佗以佗夫行而淫于蔡蔡人不知佗爲君而殺之故以殺陳佗赴於魯也由此觀之凡爲人君而去鑒旗之飾失藩衛之嚴微服監遊見斃賊手猶殺一夫而已可無畏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不緣經而載事者多矣九月丁卯子同生者蓋左氏因記太子生之禮并問名等語故起此事恐非經文也錄經者誤以傳文加之爾如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于暴杜註云本或作伊雒之戎此

後人妄取傳文加之之類不然春秋書子同生甚無義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預曰火田也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聖人且猶惡之況求盡利於民乎

夏穀伯綏來朝鄆侯齊離來朝
說者皆以穀伯鄆侯朝于篡逆之魯桓故取而名之不知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名爲取也以名穀鄆爲取則不名者無貶然則名之何也穀梁子曰失國也故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燕
冬祭爲燕燕進也冬之時百物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祭之也燕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閉整而燕今燕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爲怠正月己卯燕是也亟舉則爲驟夏五月丁丑燕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燕秋伐邾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不稱使無君命也遂逆王后于紀專君命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后歸不書而書紀季者事由祭公非王者之命失正始之道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君父在而世子行會朝之事是國有二君也父而使之雖篤子之愛不可以爲訓也子而行之雖從父之令不足以爲孝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
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怒出奔衛

三傳者皆雜褒貶以亂經而公羊爲甚公羊之最謬者以孔父爲死義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滅紀爲盡祖禰之心以宋襄喪師爲比文王之戰似此之類其誤天下後世不淺矣鄭伯寤生卒祭仲執國之政受命以奉其嫡子忽爲君有死無貳仲之職也一旦見執於宋貪生苟免違立突而熱忽視

變易其君不啻如弁髦雖斧鉞刀鋸猶恐不足以痛懲之況可許以權乎以祭仲爲權是使世之姦臣賣君賣國以自爲利者皆借權以自解則天下國家之禍安有已哉漢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而陳平不爭既而陵以急得罪平以緩收功宜平之賢於陵也先儒論此則以陵爲可法平爲可罪蓋不知是則黨邪禍正榮存醜亡身謀而國不計君通而離是與者將接踵於天下矣夫有平之功且不免罪況不能爲平之功者乎此可以觀春秋之教點公羊之妄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開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而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市井小人嬉游御睨無所不至指天誓心以示無他一旦言意之不悛則舉挺刃而闢反目若世讎者即魯宋二君之所爲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孟子有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又曰善戰者服上刑春秋書諸侯之戰蓋明其

以爭戰殺人宜服上刑焉。至於衛侯背殯從我，廢居喪之禮，稱爵以交鄰國，上刑之服又有甚焉。或曰：喪制有從金革而無避者，非歟？曰：為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之存亡所繫者，是以從權制而無避也。故徐我並與東郊不開伯禽雖在喪服之中而征蔡並舉蓋度輕重緩急有不得已焉者矣。今衛侯從齊宋燕以出戰豈有門庭之寇事之不得已哉？直好戰而已爾。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

夏五

夏五閏月當是傳經之誤穀梁氏以為孔子傳疑非也夫文不關於敘成而遺無故之疑者豈春秋意哉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諸侯親耕以奉粢盛必廩而藏之故魯有御廩猶月令季秋藏帝籍之收于神倉是也春秋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凡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嘗於乙亥則是壬申為致齋之初日也御廩之災不於他時而於嘗薦致齋之日其異甚矣得非桓為不道而宗廟之靈將不歆其祀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其言以者何也以此為言用也趙子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者曰以何以知之以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知之也左氏載柏舉戰事並無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也今伐鄭之役得非宋人用四國之師而不自用其師乎夫不用吾國之師而用他國之師是不愛他國之民也宋人是以吾國之師而為他國之用是不愛吾國之民也齊蔡衛陳是已二者皆不仁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穀梁子曰求車非禮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車服上之所賜下者也而求之下其過甚於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論也當周報既東王畿之地僅餘於列國方物之貢不至於京師天子特撫虛器於其上用度空乏至於下求凡春秋書求購求車求金者皆所以見王室之衰替諸侯之不臣焉兩軍有輕重於其間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出忽歸復正也何以書惡祭仲之擅廢置君也鄭叔文子所謂視君不如弈棋者祭仲是也

許叔入于許

傳曰人眾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春秋紀列國之變所以見人欲橫流之中而未嘗無天道也鄭莊公吞噬許國挾齊魯之力入許而逐其君使其大夫國人奔潰四出可謂人欲橫流矣及身沒之後

權臣擅命二千爭國幾於喪亡故許叔因鄭之得還其舊都非所謂天道之昭昭者乎苟知天道之昭昭如是則凡世之肆其欲者可以戒矣此春秋書許叔入許之義也先儒謂許叔能復其宗社故春秋賢而字之抑不思許叔羅鄭之虐還徊于外者十有五年不能乞靈於王室假援於諸侯以復君父之仇也今幸鄭之亂乘間以入其國此雖甚惡者為計亦不容不出於此何以謂之賢哉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王使祭叔來錫桓公命是寵集進也而書祭叔來會宋公

陳侯蔡叔盟于折是以臣敵君而為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亦賢而字之耶朱氏謂春秋非字字皆有義者此類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為納突也魯桓以弟箕兄鄭突以庶奪嫡故突之

求入于鄭魯必為之盡力焉同惡相濟之道也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朝出奔齊

春秋諸侯之出奔者皆為其臣所逐也鄭伯突以庶奪嫡遂為祭仲所制不堪仲之為而謀殺之未成而仲知之是突之出奔者祭仲逐之也衛朔以寵國取國實假壽於死地故二公子洩職怨之而立黔牟是朔之出奔者洩職逐之也二者俱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爾不然則其大夫國人皆將安之以為君矣援已者無德色異已者無叛心所謂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庸可逐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侯侯盟于黃

盟于黃平齊紀也蓋齊欲害紀而魯平之義也何以書曰春正月及齊紀盟夏五月及齊師戰見魯桓反覆不常以誤紀之託紀侯不擇所主以自誤其國也魯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魯桓是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是已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聞君死而歸必嘗得罪於君而出矣以為其自歸則志在於爭國以為蔡人召之則非出於王命二者必有一焉皆罪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者桓公也侯字誤也春秋之法五等諸侯及皆稱公緣臣子之心而尊之也故漢孔融為鄭公贊成立鄭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高者僕射鄭公贊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尚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即春秋書公之義也嗟助謂蔡人請諡於王而加諡於本爵者妄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
孫如齊

或謂公本與夫人俱至于濰而不書夫人者是必
夫人尚有所憚不敢出會也使公能制之於始不
與偕往於齊豈有後日之禍不知桓公身為寡
之賊天理絕矣尚何責以夫夫婦婦之道耶制於
孽婦禍至殺身殆天奪之魄也書所謂從逆凶半
桓公是已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見弒於齊不言弒爲內諱也言薨于齊則欲自
見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君弒不書葬者仇人當國或國內亂不得以
成禮葬焉爾桓之書葬者仇人在齊而其國固無
恙焉故得以成禮葬之也

春秋通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春秋通說卷第三

永嘉黃仲炎 若晦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穀梁子曰不言姓氏貶之也信斯言也則夫人前
平如齊與聞殺夫之事後乎禚之會祝丘之事顯
示宜淫之迹而書姜氏者獨無貶乎曰春秋書其
事即見其罪焉爾不必以去氏姓爲貶也孫奔也
奔而謂之孫內辭也臣子之於國惡不忍斥言之
故婉其文焉奔而曰孫猶弒而曰薨之類皆內辭
也然雖婉其文而未嘗沒其實故言孫以見奔不
地以見弒垂戒之義明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大夫爾左氏因見周有劉單遂以單伯爲
周大夫非也以左氏攷之列國大夫同姓氏者多
矣如周有申伯鄭亦有申侯楚亦有申舟魯亦有
申繻如衛有孔達宋亦有孔父鄭亦有孔叔陳亦
有孔宰據此之類可以知魯之單非周之單矣單
伯逆王姬何以書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王也魯
君見殺于齊君父之讎臣子不共戴天者也而爲
之主婚禮於衰絰之中無恩義之大者也然則王
命辭子曰君子不奪人親而亦不可奪親也王命
使之奪人親也魯不辭而從命奪親也本朝夏竦
以父死河朔母喪未除遂辭使北之命其抗表云
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
言蓋義得辭也

秋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萊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
昏姻也萊麻非以接弁冕也其說似是而非也蓋
春秋之義以爲萊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
冬十月己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嘆助謂王不稱天者寵篡逆以黜三綱不能法天
立道故夫天以貶之信斯言也則孔子修春秋不
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彼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
天王而從奪其稱號也不亦甚僭矣哉況桓之立
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使仍叔之子來
聘八年使家父來聘此非寵篡逆以黜三綱不能
法天立道乎而皆稱天王也何獨於追錫桓公命
而去天以示貶哉若以去天示貶則每歲正月所
書之王不稱天者豈皆貶哉此可以見其妄矣蓋
春秋稱王稱天子者其義一爾若夫書其
事即見其罪不以去天爲貶也朱氏亦謂若稱天
王其罪自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郕郕郕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紀葛商國而齊師
一旦取其三邑則其國不可存矣齊襄禽獸之行
何止宜淫也哉弱之肉強之食是亦禽獸而已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猶成丘祝丘中丘皆魯邑也邑而伐之
是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大夫始藉兵權終爲國禍
蓋於鞏慶父見之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濰

左氏曰書葬也姜氏齊侯之配行著矣然魯莊獨
無罪乎人子雖無制母之理而婦人猶有從子之
義誠莊公痛其父之死死視齊爲不共戴天之讎絕
不與交則姜氏亦豈得無所感動而抑制其非哉
至婚一事憂仇讎爲憂密易痛感爲懼度其後與
之同討伐共田狩相與狎昵使姜氏安於故非而
益甚焉者莊公之罪也序猶嗟之詩者謂莊公不
能防閑其母爲二國患殆未知姜氏北轍而莊公
爲之開燕路也何止不能防閑也哉

己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之喪七年而後葬臣子之罪可見矣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度其國危請命于兄挈已邑而入于齊計出亡聊非竊邑叛君者比故不書奔叛然紀季不能輔佐其兄守死宗國而臨難苟免先爲自全之計以邑事雋使紀卒亡由紀季之先去也

冬公夾于滑

穀梁子曰夾止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夫欲救紀者莊公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然而不能者牽於母氏之邪欲而憚齊之強也蓋雖有是心而剛不足以行之也故孔子語仁必有勇剛毅近仁者於此可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去其國

春秋凡書諸侯失國出奔者名之鄭伯突衛侯鄭之類是也紀侯見迫於齊度不能保其國於是聽其弟季以鄆事齊而脫然去之非齊毀其宗廟不可曰滅非見逐於臣不可曰奔去而不知其所往故不可書所之之國而曰去其國焉其曰大者紀侯之名猶漢人精大梁大爾春秋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豈謂之大去哉公穀二傳不以爲名而以爲大去者滅也不遺一人之辭也無義甚矣或曰紀侯迫於齊知國之不可保不待身辱民殘親見國家之覆而去之若紀侯者聖人所甚聞而賢之者也何以書曰不然昔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偏于皮曰子善相之國無小蓋言小國無不可爲者使其能修德而明政任賢而使能內撫其民而人民懷之外睦其鄰而四鄰慕之雖有強暴莫能加已故輪邑一旅迄克祀夏甲楨五千

終能霸越夫豈以國小爲慮哉若使其有德於民而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雖去之而民懷德常如邠人從太王於岐山之下歸者如市今紀侯成無是焉迫於齊難不能自持徒死於託諸侯且降齊也遂飄然長逝不知所往爾晉劉裕攻南燕或說南燕主超降超嘆曰吾寧奮劒而死不能削壁而生觀紀侯之情亦若是而已矣然而絕先君之傳失社稷之守非可謂之善也故書曰紀侯去其國以爲不能自強其國者之戒焉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危於去國雖其妻在頸而不暇葬焉可哀也已然伯姬吾女也吾不葬而仇人葬之吾非豺狼也哉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行于禚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鄭黎來束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三月壬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寶

諸侯伐衛爲納朔也王人救衛不與朔也而朔卒入衛是諸侯敢於逆王命也諸侯敢於逆王命者貪衛寶之得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仁義不立利路公行於是天下始有叛君父黨姦賊而不顧者焉其成宋亂立華督者爲宋路也其逆王命納衛朔者爲衛寶也然則徇利之習可不懼哉宋路者魯直取之宋故曰取郕大鼎于宋衛寶者齊取之衛而分之魯故曰齊人來歸衛寶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不見謂常見之星不見也星或晝見或夜不見皆反常也夜中星隕如雨言衆也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隋大定五年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亦雨之狀也西漢志謂天象者皆陰陽

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暗之而臨飭身正行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此即春秋書星變之義也

秋大水無麥苗

苗黍稷之苗也穀梁子曰麥苗同時也麥苗同時皆爲大水所害故無麥苗秋無麥苗者周之秋夏之夏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說春秋者一曰魯將伐邾而次師以待援也一曰陳蔡將伐魯而次師以待定也以經攷之前年伐衛納朔之事魯方與陳蔡同役而未有聲也安得陳蔡伐魯哉其不爲待寇明矣然魯之俟陳蔡是必與陳蔡有期也與陳蔡有期而陳蔡不至何也曰魯邾同姓之國也邾無罪而魯伐之是不道之兵也期陳蔡以援不道之兵此陳蔡所以不至也雖然伐衛納朔亦不道爾陳蔡何以從耶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其所以失是心者或迫於勢力而不能自持爾至於勢力之所不迫則其理義之心未嘗不存也當是時齊之力足以雄諸侯而魯不逮也伐衛之事主謀者齊故陳蔡爲齊役也伐邾之事主謀者魯故陳蔡不爲魯役也陳蔡之爲齊役者蓋迫於勢力而失其理義之心者也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也陳蔡之不爲魯役者蓋勢力之所不迫而理義之心未嘗不存者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

甲午治兵

臧僖伯謂三年治兵入而振旅國之大事所宜講也甲午治兵何以書曰以其時伐邾也夫兵以禦寇非爲寇也兵以衛民非戕民也伐無罪之國是爲寇而已矣動無名之師是戕民而已矣爲寇戕民而以治兵故聖人惡之而書也

夏師及齊師圍邠邠降于齊師

其曰師及齊師者言其俟陳蔡不至而後拔齊之力以壓邠也其不曰齊師降邠而曰邠降于齊師者見邠之自為決擇也蓋魯至邠邠之謀則邠之所恐在魯扶強齊之力而邠之所畏在齊此邠所以不降魯而降齊也

秋師還

子曰兵者不祥之器又曰師之所與制棘生焉正使動必以義聖人猶且難之而況伐無罪之國哉正月暴師至夏圍邠逮秋始還無故罷民三時不仁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左氏載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秋師還君公是以善魯莊公而杜預遂以克己復禮稱之過矣夫自度其力之不敏於齊而不敢爭爾豈其情於愧訟也哉試使情於愧訟所謂困而後悔亦非不遠復之道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秋其君諸兒

齊襄之為君也政令無常狎近羣小禽獸之行宜淫於國使賢人如鮑叔者知其將亂而去之此所以及於禍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公及齊大夫盟為齊謀立君也為齊謀立君義也何以書惡其為仇讎之國立君也或曰敵怨敵惠不在後嗣古之道也魯雖齊襄也齊襄既死而易世猶敵怨乎曰怨有淺深敵怨不在後人者怨之淺者爾若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雖易世不可忘也此義明則足以存天理厚人倫矣

夏公伐齊納于糾齊小白入于齊

先儒或以糾為兄如穀梁序于糾於小白之上是也或以小白為長如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也二者皆不可攷所攷者小白徒手而入國是也二子糾挾外兵以求納不無逆順之異然

君死在殯而二子爭國律以伯夷子臧之節皆罪而已矣

秋七月己丑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小白于糾以爭國相讎無兩存之勢小白立則殺子糾勢也所以一人心防後患也齊人取于糾殺之何以書曰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況推刃同氣而得國者其可為乎小白既立而于糾逃之親親之義可以無追矣取而殺之生實之墟君子謂小白於是不仁矣後世人君惟漢惠帝之於如意為不可及焉

冬浚洙

孟子曰固國者不以山谿之險冬浚洙非固國之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無義戰其甚焉者許戰是也公敗齊師于長勺秉其鼓竭也公敗宋師于鄆未陳而潰之也晉人敗秦師于殽要擊之於險也晉荀息敗狄于大鹵誘之而因諸阨也皆詐戰也餘可以類推矣故詐而勝之曰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

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侵即書所謂侵于之疆是也昔之論伐伐者限左氏以為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子以為猶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子曰以為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趙子纂例破三傳之說而自為說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合是數說而攷之蓋左氏嘗聞聲罪之說而誤以為鍾鼓之聲也不知聲罪者猶稱其罪爾如齊伐楚則聲楚人不貢也茅之罪如晉伐秦必聲秦人背盟之罪豈得為鍾鼓之聲哉春秋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摠數國若無鍾鼓何以行師乎

此左氏之說非也夫師之所處制棘生焉當長驅敵國之際不有以節制之亦何所不至哉其為包

人民驅牛馬斬木壞室者皆川兵必至之禍固無分於侵與伐也此穀梁之說非也春秋書侵伐雖有異辭而均之為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焉爾若謂侵為無名則伐豈有名乎當時諸侯伐而稱罪如齊桓以包茅責楚猶為可言其他不過強加之罪爾非必稱當其罪而具為有名也至若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曹當時必謂其有附楚之罪而侵之不應無名也此趙子之說非也惟公羊以為稱曰侵情曰伐其說近之然亦未明也夫奉辭稱罪而討敵者敵必請服不請服則必出師以禦之是以經書伐者多至於戰如齊伐衛衛及齊戰宋伐齊齊及宋戰之類是也不奉辭稱罪而但侵擾其疆場故敵國不服請服而亦不及禦之是以經書侵者未嘗至於戰如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蓋疆場之事知之後時進之已去矣故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三月宋人遷宿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夾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草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書夷狄有二義焉明其賊以垂教也一明其禍以垂教也荆者楚也左氏載桓六年楚武王侵隨求得志於漢東之國蓋是時荆已僭號稱王雄據江漢矣今其進兵上國敗蔡師而俘獻舞春秋書之曰荆而已不曰爵氏人名稱之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者不使夷狄齒于中國也不惟楚也其書成書狄書吳亦然此謂明其賊以垂教也夫明其賊者雖春秋之法而實古法也書稱西旅爾慎詩述獫狁制蠻亦未嘗以爵氏人名稱之也雖然春秋之始書荆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使無異於於中國及其久也卒以爵氏人名稱之使無異於